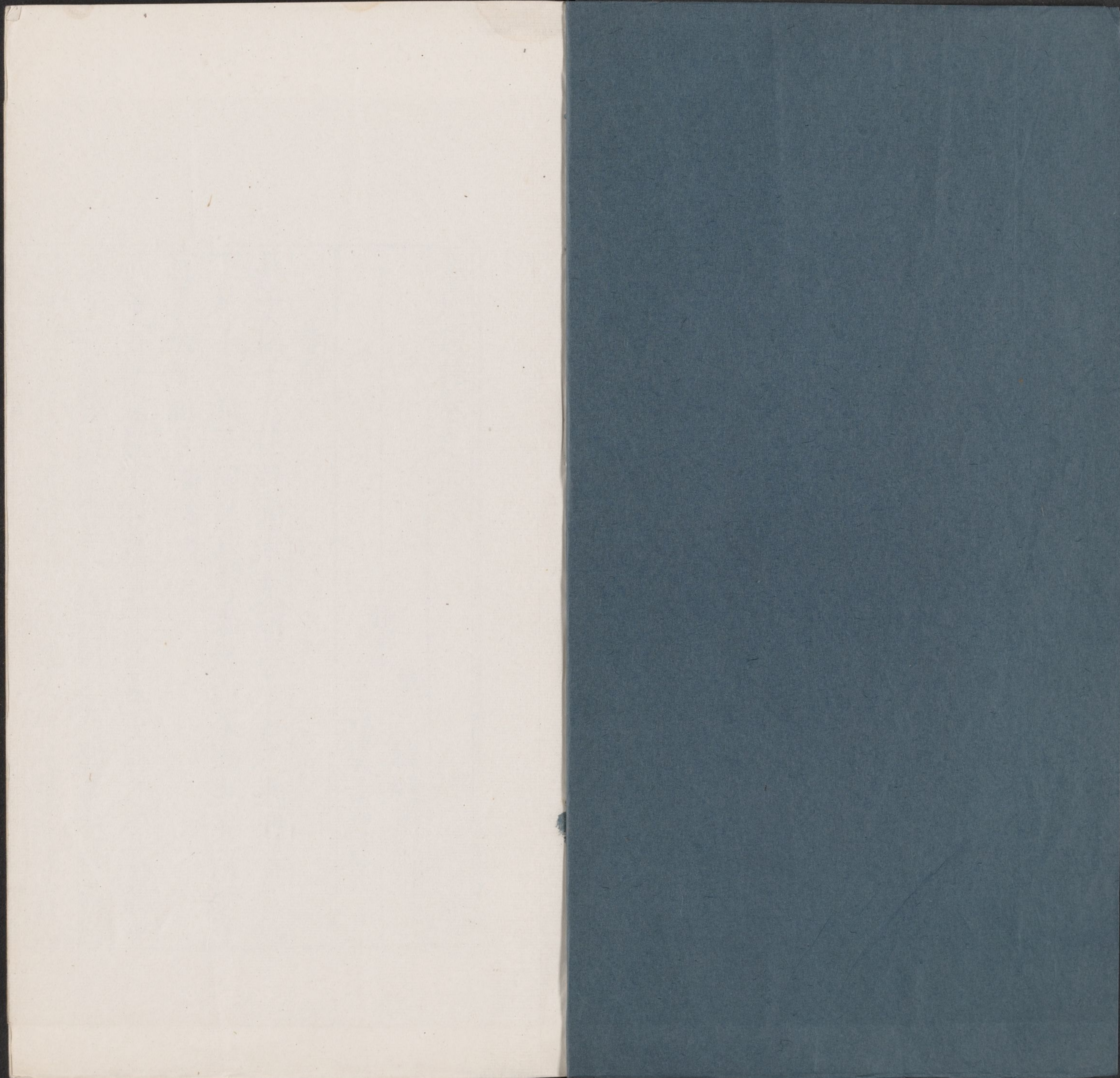


T9153/2303

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焦氏類林卷之六

楚業 焦 然 然 然

王元貞五尺板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古之遇與者其
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
貢果乘舟而至

術法傳

武帝嘗使諸散家射者置守官五下射之皆不能中
東方朔自贊曰臣嘗文易請射之乃別者布卦而
曰臣以高第又無射請之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官

焦氏類林卷之六

建業

焦

竑

王元貞孟起校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
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
貢果乘舟而至衝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
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
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是非守宮也

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也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曼又情別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

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二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姑執姑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

矣夫十一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四一
安定高真明算術成帝時人真嘗筭其年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
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
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槨
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
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
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
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
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
遂止

豫章列士傳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鵠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覆車粟此鵠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部
耆舊

睦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
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日當取
遂進軍擊平之

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
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
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
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
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
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
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
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
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
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
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
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
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
路中小人失妻輅爲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門中伺
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
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爲五官將坐客二十餘人文
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
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
位爲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
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伯至五十
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
十方病因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
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
帝滕帝大怒卽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
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華陽國志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
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
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
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

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
陳亾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
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
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旣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
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
腫而崩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
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
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
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
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
動他扇並任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
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
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
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
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可
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
以覆之有頃流汗旣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
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今令百里卽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

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琬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

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

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

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法然而泣曰樂淫厲而哀天

下不久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瞻遺飢餒將死取所著書焚

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

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

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

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促上馬請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

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

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

果信

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

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冉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

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寬為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

面部所無者二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金華子

張胃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懋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顛顛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胃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柏人李嗣真謂劉槩曰官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難作不矣

李嶠昆弟皆年二十卒毋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承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唐定

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

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

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

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元

志

石晉趙瑩家有樗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

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其母懷文

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

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

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

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畧六壬

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

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卧草錢

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襴

藉徘徊方去費每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且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

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且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

金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雜詠集

濕水徑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直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

擊虞決疑

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
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解
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益世善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
莫不調陰陽表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

隱謂之草賢

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
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
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草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
此秣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

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旣以草創
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二年比還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志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犇趣陵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

索靖傳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
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
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
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
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
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
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筆陣圖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
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樵
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

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
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唐李嗣真論

寫樂毅則情多鬱怫書興讚則意涉瓌竒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
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
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咄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
之文 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
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
未必謝之 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
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懼者累日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
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袁宏曰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
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
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塵極有好勢右軍見
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
偽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
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
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
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二家之法雖殊
而子敬最為適拔矣

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為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

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

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

沈約云羊敬元尤長隸書于敬之後

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
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
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

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

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為第

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

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

第二陛下草書第一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

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

周顥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顥笑曰天下
有道立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

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

窓塵而先於塵上學為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 尾

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

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為袁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

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二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二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為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法書要錄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規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某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向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

可貴尚褚喜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榱椳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蒂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免夜尸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屨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摹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漫志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間一合也感物猶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
愧終身不忘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
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
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
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
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墨子

楚王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
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鰲擁柱號矣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

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
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鳥漢明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
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克數於是發無不中
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
如此射矣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
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
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者以不中爲竒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
堅時年六十餘矣

燕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
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
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美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
蒙賞美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
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

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鏡音簡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
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
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且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琵琶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
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琵琶鐵也指撥精妙致
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博物志

孫權使曹弄與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

其真以手彈之

名畫記曰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感孫郎便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鮠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鮠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雋

善画人面與真不別瑱令倩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宐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卽飛
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
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
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
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
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
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
何生何滅畫品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聞在僧舍飲亟損車騎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還朝
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
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
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
卽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
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
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
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怨先在焉呼之或
出 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画篔簹谷偃竹記云画竹必先得成
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者急起從之振
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
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
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
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
舒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飽喉中噎醫莫能爲廷

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
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
鴒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荅曰
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鴒皆食烏頭半
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
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
羊營裏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
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

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

病者言嘗曾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枚大如

榆莢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為之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癩不可救也俊果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雜記

西京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漫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也追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前戊巳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疾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
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亾晉不
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
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
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
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郤楚賢良大夫皆
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
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
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
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
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
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
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
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蟣蝨而剝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
門頭有蝨者皆剝之

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
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
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

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

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

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

出引還

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
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
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
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
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
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
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
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
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
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郭冲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爲繼且
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
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爲肅陳三策
秘而不宣江表傳

樊佃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

潘濬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佃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佃
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
佃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
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
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
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
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

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楛彼山越恃其善
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
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朴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
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
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
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
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
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
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
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
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
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
之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祗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欣追尉遲迴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迴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迴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迴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申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

循城而行鄩軍遁已二日

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

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蹶起如內

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

青已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玉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徃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酌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鶴林玉露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

如斗

演孔圖○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蒿○蒿音思

兼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驪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
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
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
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
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
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
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
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
廷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
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
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煥生而飲鴈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

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

俸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